

国内著名文学期刊主编评介海南青年作家文学原创作品 海南文学“生力军”显新锐活力

观察

■ 本报记者 袁宇

编者按

近年来，我省作家队伍整体创作水平明显提升，尤其青年作家群，有一些名字已进入全国的视野。“70后”的诗人队伍力量雄厚，有个别诗人在全国已深具影响力，“80后”的小说作家群体逐渐受到文学界关注，“90后”文学新人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，还有“网络文学作家群”和“儿童文学作家群”等，都已出现在全国的榜单上。我省作家创作作品特色鲜明，文学作品正在走向繁荣新局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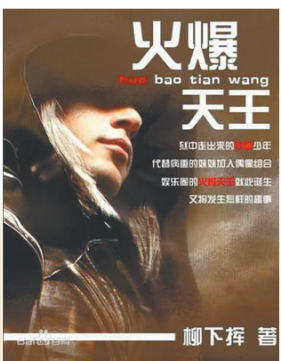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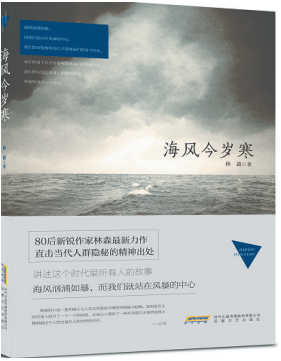
郑朋《你知道的太多了》

三三《独自长大》

林森《海风今岁寒》

蒋浩诗集《游仙诗·自然史》

柳下挥《火爆天王》



1

业界“大牛”为青年作家创作“把脉”

日前，海南东海岸，醉人的椰风海韵又一次见证海南文学的新收获。由海南省作家协会、海南省文学院、《天涯》杂志社联合主办的2018年海南作家原创作品评介会在海南万宁日月湾举行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评介会特邀4名国内文学期刊著名主编点评我省31位作家诗人提交的文学作品，有针对性地进行研讨，为海南青年作家诗人的创作把脉，努力提升我省作家文学创作水平。

2

海南青年作家创作力渐强

近年来，我省青年作家创作力量愈加雄厚，蒋浩、江非为代表的“70后”诗人群，林森、郑朋等“80后”小说作家群体逐渐受到国内文学界关注，“90后”文学新人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，还有以柳下挥、水干丞为代表的网络文学作家群，以陈柳环、三三为代表的儿童文学作家群等，都已出现在全国榜单上。

省作协副主席梅国云表示，目前海南作家梯队构造合理均衡，作为“主力军”的年轻作家创作状态良好，堪称“生

3

多措并举助力文学创作百花齐放

优秀的作品，由优秀的作者缔造。作为提升我省青年作家创作能力的重要方式，海南作家原创作品评介会至今已举办多次。

孔见表示，每一次召开海南作家原创作品评介会，海南省作协都会邀请国内文学期刊资深编辑、著名作家，对省内创作潜力的优秀作家作品进行分析、把脉和辅导，竭尽所能扩大作家们的创作视野，提高作家们的创作水平。

在海南作家原创作品评介会上受认可的优秀作品还将得到主编推荐，在国内知名刊物上刊发。

家原创作品评介会在海南万宁日月湾举行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评介会特邀4名国内文学期刊著名主编点评我省31

示，本次原创作品评介会邀请的四位老师，都是耕耘在重要文学期刊的资深编辑，其文学素养深厚，创作成果丰硕，指导文学创作经验丰富，“部分作者的作品将经过修改后在国内知名刊物上发表。”

在本次原创作品评介会上，李倩倩、鲁顺民、赵宏兴、杨献平等4位主编先以大课的方式，针对本次评介会上提交的作品，围绕选题、取材、结构、语言、节奏等方面进行逐一剖析，指出不同作品之间存在的共性问题，与作家们交流写作技巧。同时，4位主编又分为小说、诗歌、散文等不同文学体裁小组，与31位作家面对面座谈，共同探讨如何写出好文章。

“这次提交的诗歌作品存在字句不新、不精炼、多形容词等问题。”作为诗歌组的分析老师，杨献平表示，此次评介会

力军”的年轻作家不断涌现且发展势头强劲。其中80后作家的文学作品日趋成熟，作品题材丰富，在国内文坛影响力也进一步提升。

“目前我省青年作家林森等人已在国内文坛享有一定知名度。”梅国云说，其中林森的两部小说《海风今岁寒》与《捧一个冰椰子度过漫长夏日》今年入围第七届鲁迅文学奖。

据介绍，我省青年作家创作作品主要以诗歌、小说为主，内容主要以海南本

岛为背景，充分利用海南的风土人情、地方民俗、乡民生活等本土文化资源和人文资源，以文学形式囊括这片土地独有的风情与美好。

省作协主席孔见表示，我省大部分青年作家创作的作品中，既有湖光山色旖旎，又有人性光辉闪烁，既能深刻反映现实生活、生动塑造人物形象，又体现了时代精神和历史发展趋势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道德，蕴含着强大的正能量。

同时，杨献平还为海南诗人支招：“诗歌写作，能用一句话表达完的诗句，坚决不用第二句，同时诗歌要有气象、思想、认识，多写新鲜的诗句少用公共话语，多用动词写诗少用形容词写诗。”

“杨献平老师的点评直指问题，有分析有解读有延伸，对我们青年作家来说不失为一次深入的反思和学习。”陈吉楚说，“杨老师推荐我学习著名诗人于坚的诗作，今后我会多阅读、多学习、多创作、多找问题，努力提升作品质量和水平。”

如期完成36部选题作品，其中已有24部作品顺利出版。同时，省作协还于2012年制定并落实文学创作激励机制，提高广大作家的创作热情，鼓励作家们多出精品。数据显示，2012年至今已有79名海南作家在中国文学作品类16家中文核心期刊发表作品获得奖励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此次海南作家原创作品评介会首开了“天涯文学讲堂”，特邀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院长刘复生教授主讲《当代文学是什么——兼谈海南文学创作策略》，为我省作家带来文学创作的最前沿研究成果。

作品摘登

《骑鹅的凛冬》(小说节选)

■ 郑朋

一群鹅，共五只，三白两灰，一公四母。立夏来回数了几次，放心了，端起盆，迈出门槛。鸡就来了。它们仰着头，咕噜噜地瞅他。立夏佯装撒谷，它们拍打着翅膀，腾跃起来。发现上了当，转而又咕噜噜盯立夏的手看。立夏捏了把谷粒，扬起手，空中便多出一道金黄的抛物线。沙沙沙，每颗都落了地。鸭子嘎嘎嘎，摇摆着也来了。它们伸着脖子，长喙东戳戳，西探探，看似笨拙，撮起食来最得劲，嗓子像把吸尘器。都精明着呢，哪里谷粒撒得厚往哪钻。鸡被挤得弹脚舞翅，来了怒火，脖颈处鸡毛炸裂，鸡冠笔挺，朝鸭背狠狠一啄。嘎的一声，鸭子扇着翅膀跑了。鹅最后才来。它们优哉游哉，从桃树下慢慢踱过来。鹅群一来，就没鸡鸭事了。连捣乱的小黑狗也快快走了。五只鹅，白花花一团，谁敢抢食，哗啦一翅膀，扇得它们七荤八素，站脚不稳。立夏就笑。笑得悬在鼻翼的两条“红薯粉”摇摇欲坠。他赶紧吸溜一声，又缩回鼻孔。

说来奇怪，这年冬天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冷，滴水成冰，是南方少见的凛冬。立夏又从盆里抓了把谷粒，朝最大的那只白鹅喊，庆松，庆松，快过来！那只鸵鸟似的肥白鹅拍了拍翅膀，一摇一摆过来了，香黄的喙比立夏小手掌还宽。庆松勾勾脖子，朝他欢叫。立夏趁势捉住它，骑了上去。白鹅顿时身子一沉，嘎的一声，“载”着立夏在院里慢慢走着。立夏学着电视里骑马的样子，驾驾驾，驭……觉得手中多了一条马鞭，时不时往空气中挥击一下。白鹅灵性，听得懂立夏的口令，他喊停就停，喊走就走。立夏经常骑白鹅，在他家院里摇晃，叫人好生艳羡。他们骑过牛，骑过狗，可谁都没骑过鹅。孩子们隔得远远的，喊，白鹅骑白鹅，白鹅载白鹅，白痴白鹅不分哟！

立夏怔怔地望着他们，也不懂回应。因为这群鹅，孩子们都不敢靠近立夏。当然只要靠近立夏，立夏肯定没好果子吃。现在水车谁都能得这是个傻子。时间再往前退点，立夏四岁，水车人背地里嚼舌头，说包公铺雷老头家的孙子脑子烧坏了，四岁还不会说话，是个傻子……

在陵河畔漫步(散文节选)

■ 陈亚冰

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。江湖传言，辜鸿铭说过一句话，大意是“征服一个男人要征服他的胃”，张爱玲在《色·戒》里将它拓展演绎之后，获得众人皆知。如果，要了解一座城市，我们是否可以推理：了解一座城，就必须走完它的街道，尝遍深巷的小吃。

看真正的老街，需去老城区靠近陵河的解放路一带，或者沿着中山路口，在滨河南路到陵河下游方向走，沿路多是因为道路扩建而留下来的老屋拆迁豁口。有些年代的老屋，高约计5米，多是红砖砌筑的瓦屋。房子正面，多是很厚的木板搭钩而成墙，有一些还装饰镂空雕花窗棂，屋内用木板空将房子搁成两层，上面可住人。解放路往滨河方向的房子多是如此，而往北靠近财源街方向，偶尔会发现一两栋二层的楼房，楼面的建造格式有些类似海口骑楼，顶上上还有一些简单花饰，不过多有剥落不好辨认；楼约有3米宽，深约有20米。从老城区的分布看来，越往南，老屋就越少，很多都是盒子楼高耸，街道喧嚣，生意盎然。陵水先前可能因为地理位置以及地方文化的原因，到南洋去经商谋生的人很少吧，所以在这里较少发现南洋建筑文化。

从地图上看，陵城旧址附近的街道，几乎都被中山路、解放路、和平路、新兴路灯交错倾轧了，让人看着凌乱。当然，对于外地旅游者来说，地图上的文字线条总是难免被看成凌乱无序，陵城人确实如鱼如大海，一切无碍。

在中山路，遇上在老屋前的树荫下乘凉老者，我便与他聊了一些陵水的历史。据他说，中山路原来叫“拨罗下”(怀疑是海南话或者黎语说法)，我听了几次都不明白，他就给在地上写了那三个字……

木瓜记(诗歌)

■ 陈波来

小南风送来一场豪雨，木瓜一夜间更肥硕了一些，各自向顶上的冠叶挤近了一些，更木瓜树的母干显得更纤细，越趋于阳光带来的晕眩。像打开的伞，但是飞不动太多来自内部的负担，把它拉回地面。天已经蓝得很低，被膨胀的木瓜蹭得黑绿，木瓜各自肥硕，没大没小像一些没心没肝的家伙挤成又一茬，有了各自飞离的姿势。

成熟季，热带海岸线再次在体内溃裂，木瓜迎刃打开自己。有人在千里外分明看着它怀揣那么多离散的亲人。

专家点评

小说端倪：

有不错的尝试和实验

■ 李倩倩

从几部作品来综述海南青年作家的写作，有点一斑窥豹，但也能显山露水，找出一点端倪，读出海南的丰富性。

移民文化的混杂特色，让海南文学音纳千曲而自成面目，各具源流而又融合吸收。比如郑小驴的《骑鹅的凛冬》带着楚湘之地的巫性色彩，构思精巧，关注生活的沉重之处，犹如深海的暗流，在不经察觉之间，却带有席卷之力；崔崔青的《起色》承袭齐鲁散文之韵，自由敞开，文采灵性，颇有意识流之感；蒲烟的《太阳谷》幻化架空，塑造了一个魔幻现实主义之地；李唐的惊悚小说系列在类型写作之外，关注的却是人的身份存在和价值认同；林叶的“《苍凉的手势》意象考”则注意到文学背后的符号化和网络化。

整体来说，作品虽多少有不够成熟之处，但无论在叙事内容还是文本意识上，都有不错的尝试和实验，展现了海南青年作家新锐活力的文学元气。新的时代必然会有新的文学表征，新媒体时代网络文学的呈现，夹杂着大量的水分和娱乐成分，模式化，套路化，或多或少降低了文学的写作门槛。如何在新的写作态势中自觉自醒，有意识地提升写作难度和艺术性，如何在现代化进程极致发展的速度下，放慢脚步且自我沉淀，是当代青年写作者都将面临的问题。

散文观感：

头条关乎作家格局与理想

■ 鲁顺民

此次参加海南作协举办的评介会，我负责看散文。到手的有六位散文作家的稿子，分别是文益思的《散文二题》，莫晓鸣的散文四则，陈亚冰、段万义的文化散文《在陵河畔漫步》《八仙桌》，还有陈亚冰的一篇童话作品，陈作翠散文两篇。通览之后，感慨甚多。六位作家的作品各有千秋，整体来讲，都在水平线以上，都可以发表，但是发表是不是标准？显然不是。作为一个写作者，发表只是示众，但是你能不能占据头条，关乎一个作家的格局与理想。在此谈一谈阅读之后个人的一些感受。

第一，关于文体问题。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之一，就是作家能够树立起明确的文体意识。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，莫不是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，每一篇经典作品，散文也好，小说也好，呈现在读者面前，都具有文体意义上的惟一性。当作家准备把个人经验与生活积累通过构思变成文字的时候，内容本身会自觉地寻找是用散文来呈现还是用小说来呈现。阅读六位作家作品，有些内容实际可以用小说来表达可能效果会更好。

第二，关于语言。作为一个写作者，在你敲击键盘的那一瞬间，就决定了你必须跟别人的表述不一样。说白了，你就是一个作家。当然，很多人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很轻狂的想法，但当你写作的时候，没有这样一个定位，写作几乎是无效的。这个定位是自期，也是对世界的一个承诺。别人那样写，我偏要这样写，过去我那样说，我偏要这样说。写作的过程，在某种程度上讲，就是跟自己作对的一个过程。否则，你写出的东西跟别人没有什么区别，你的写作注定就是无效的。

诗歌印象：

有热腾腾的人间气息

■ 杨献平

海南的诗歌有其明显的地缘性，同时又具备了多移民的驳杂之色。四面环海之所，陆地孤立，海浪拍岸，热带的风光及多民族混居，迥然有别于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。因此，海南的诗歌当中多的是咸湿的水分，同时还具有热带的那种“黧黑”之色与别样的沉雄与壮怀。比如邹旭的《海》《过琼州海峡》，南浩的《废墟号》，陈波来的《芒果记》，许燕影的《黎母山》等，诗歌中的“潮气”与“沉淀性的盐分”，以及对各种事物，尤其是这座海岛的种种烙印式的“确认”与“发酵”，不仅有着钢铁的筋骨，且时常蕴含着惊涛的力量。

而郑朝能的《乡村的夜晚》，吕小丹的《在春天》，王谨宇的《野趣》，唐南鸿的《在海边》，林燕的《真相》，陈吉楚的《新年快乐》，曾晓华的《黄昏气息》，章之乐《戴胜鸟啄着海南冬天》，吴开贤的《城市的蓝》等，无论是乡野诗性呈现，还是居住城市的各种情绪和心思，都有着热腾腾的人间气息。

需要进一步说起的是，当下的诗歌创作或者说诗人们，如何从众多的同道者当中明显地独立出来，这应当是一个诗人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。诗歌乃至一切文学创作，之所以称之为艺术，肯定是摆脱了“叙常情”“表心意”的素常范畴，它应当是集中的，爆发的，有典型性的。再者，海南诗人的诗歌创作，就我所看到的作品而言，还没有达到一个繁荣的阶段，即使有一些不错的诗人，但还存在着书写的浅显与庸常，对事物判断和识见的流于一般，创新和独立的自觉性还远远不够。对此，我的建议还是老话，即“功夫在诗外”。综合的能力，尤其是思想见识的丰厚和深邃，以及视野的宽广，较高的自我颖悟程度，仍旧是诗歌创作的最根本的基础所在。以上，愿与海南诗人同勉。